

# 牡丹晚报，菏泽人的情怀

□孔金泉

大学毕业以后,工作之余,我喜欢写点小文章,但苦于投稿无门。有人告诉我,菏泽有家牡丹晚报。我根据别人给的地址,按图索骥,找到了报社。有一个编辑亲切地接待了我。我和他讨论了一番对文学的见解,他浏览了一下我的文章,说文笔不错,可以看看。没多久,报纸上就刊登了我的处女作《摸蝉猴》。看到这篇文章的同事恭喜我,说身临其境。我才知道,这份报纸早已深入菏泽的大街小巷。

从那以后,我就开始关注牡丹晚报,研究它的版面。有人说副刊是报纸的灵魂,牡丹晚报的副刊是“牡丹园”,方寸之间,自有春秋。我发现崔中华老师是它的常客,文笔如灯,予人温暖。我引以为师,常常捧读。偶尔我的豆腐块也会忝列其中,

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,在朋友圈里炫耀。在他们看来,我一定是只躁动的猴子。每天,浏览一遍牡丹晚报成了我的固定功课。牡丹晚报一直在变,表面上看是各领风骚三五年,但不变的是作为一个地道菏泽人的情怀。它在关心脚下的这片土地,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媒体的旁观,更有一只助力之手,在呵护着菏泽一步步葳蕤出春天的样子。

2015年,牡丹晚报开设“精致生活”版,迅速被一批同道视为自留地,纷纷建言献策,提供话题,一边又磨刀霍霍,跃跃欲试。也就是在那一年,我的创作出现井喷,先后有《咖啡里的生活禅》《高考,赢在心态》等二十多篇文章发表。虽然润笔不多,但我笑称“跟着牡丹晚报有肉吃”。是牡丹晚报给了

我文学上的自信,也就有了后来在各级报刊上的开枝散叶。正是这份感念,凡是牡丹晚报组织的活动,我都会挤出时间参与,对我来说,这就是回家。

牡丹晚报是我的起点,但绝不是终点。2017年,我的《您好,老师》在“牡丹园”发表,这本是一篇小文,但被某编辑看到,尤为激赏。在他的推荐下,我现在是某企业公众号的专栏作者,只要是写的文章,他们都会整篇刊用。他们说,我的文章有情怀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这都得益于这些年牡丹晚报的培养。

除了是牡丹晚报的作者,我更是牡丹晚报的读者。菏泽有一个腾飞梦,从牡丹机场的立项,到开工建设,牡丹晚报在每一个时间节点用一双菏泽人的眼睛须臾不离,牡丹晚报上最近的一篇文章是《17种特种车辆交付,机场建设更进一步》,每一次报道都仿佛亲眼目睹。在我的日程表上,我已经写下计划,等牡丹机场启用的那一刻,我一定要坐上咱菏泽自己的飞机,到祖国的海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白驹过隙,牡丹晚报已经走过了二十个春秋。二十岁,在一个人的履历中正是风华正茂,对于牡丹晚报来说,也是鲲鹏展翅。唯其相知,才会相守,祝愿牡丹晚报的明天会更好!



## 父亲走了

□魏 敏

父亲走了,我们父女今生的缘分尽了。父亲被埋在了深深的黄土里,从此我们天人永隔,再不能见。

父亲一直身体健康,忽然生病,家里人很是焦急。得到结果的第一时间,我们瞒着他私下商量,很快解决了住院费的事情,并决定先不把他的病情告诉他。之前见他咳嗽得厉害,我已经慢慢给他做了工作,说去医院输点消炎针,省得总

是咳嗽。开始,父亲不同意,我一再坚持,他才答应把办理入院的证件给我。

刚入院治疗的时候,侄子天天拉着他去医院放疗,四姐一直在身边伺候,治疗效果也很显著。父亲明显能吃饭了,每天还是不改他多年的习惯,早晨早早地起床,出去溜达一大圈回来。父亲很高兴,母亲惶恐不安的心总算得到了些许安宁。看着两个老人的变化,

我们也很欣慰,以为这样下去,可以看到生的希望。

可是哪里料到父亲忽然又患了脑梗,本来生活可以自理的父亲,

就这么瞬间瘫倒在了病床上,不能说话,不会走路。说实话,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病竟然这样的厉害,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人瞬间放倒。去医院看到父亲的时候,我的心里又一次崩溃。父亲的两眼噙满了泪水,但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。我和姐姐们都是两眼含泪,还得抑制住不能让父亲看出来,此时我才感觉到病魔的可怕。食道癌不会一下子夺走父亲的生命,但是脑梗可能会瞬间要了父亲的命。我第一次觉得死神离我们那么近。想到这里,脊背瞬间有冷飕飕的感觉。整个心都要塌陷了,瞬间四肢无力,似乎要瘫倒。

我们觉得天都要塌了。父亲是一家之主,全家所有人的事情他都操心。我们很焦虑,日夜煎熬,都显得疲惫不堪。无论如何,现在父亲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,做女儿的义无反顾,所有人都停下了自己手头的工作,轮班终日围在病床前,对偏瘫失语的父亲尽心伺候,对尚不知父亲病重的母亲日夜照料。

我们都能感觉到一生要强的父亲心里的无奈和绝望。他不想麻烦他的女儿们,没生病的时候,我们说接他和母亲去谁家住几天,那是绝对不行的事情。他守着“七十不留宿,八十不留饭”的俗言,不给女儿们添麻烦。记忆中他只在我青岛的家里住过一夜,在小妹家住过一个月,几个姐姐家每年他都会去几趟,但从不住下。此时的我们,都能从父亲绝望的眼神里,体会到他内心翻江倒海般的难受与无奈,此时他被

病痛折磨的痛苦反而在其次了。他经常不想吃任何东西,我们偷偷流泪,心里难受,还得好言哄着父亲。

当我们带着老母亲第一次看望父亲的时候,母亲拉着父亲的手,嚎啕大哭。他们俩相濡以沫,相伴六十多年。记得上次我带他去医院查体,他曾给我说过,一旦他先离开了,真担心母亲该怎么办。当时我也没考虑那么多,直接回复我们就把母亲接走了。现在想想父亲当时听了我的回答该是怎样的心情啊。这突如其来的问题,竟然让父亲连一句嘱托都没有留给母亲。想想前两天我带他们俩出去玩,给他们俩拍照片时,我心里就暗想:这也许是他们俩最后一次合影,因为当时在等医院一个基本已定论的活检报告。

今后我们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了,再也看不到父亲迎接我们回家的身影了,再也不能看到父亲喝酒自娱的场面了。你知道所有的美好瞬间失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吗?父亲这两个字眼在我们姐妹心里从此就变成了符号。

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一直清醒,所以他从来不麻烦我们姐妹。有时我们想在身边陪着他,他总是用手势示意让我们休息。每天看着液体滴入父亲的身躯,他行将枯木的身体也许只能这样浇灌才能得到些许的滋养。

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,我们的心也一天天沉落下去。如果父亲哪天能多喝一口奶粉,或者多吃一勺果汁,我们都会高兴半天。病魔真的像魔鬼,

你是赶不走它的。它吞噬着你的心,折磨着你的心。作为平凡人家的子女,我们没有其他想法,所能做的只有恪尽孝道。既然无力回天,所能做的就是让老人不受罪,尽心伺候,保持老人的尊严。

父亲在病危时,我们才让他离开医院。在家几天,我爱人天天过去给父亲输液,姐姐们日夜守候,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。父亲走时,面部安详。

父亲走了,的确是不在了。父亲刚闭眼那会儿,我觉得他还会醒来,躺在冰棺里的父亲,是不是挨冻。蒙着父亲脸的纸是不是会挡住父亲的呼吸。我想打开冰棺,想去掉蒙在父亲脸上的纸。要送父亲去火化,看最后一眼,和他告别的时候,我确认父亲是死了,双眼紧闭,他再也不能看看女儿们了。家人们述说着父亲的点点滴滴,而我想着一世豪情的他,瞬间会变成一盒骨灰。

现在隔着硬硬的凉凉的土,我们知道,从此父亲就要永远安息在三尺黄土里了。以后和父亲的交流就是泪水,逝者已逝,活着的人只能用泪水怀念。摸着父亲的坟茔,我们再也闻不到父亲的气息,但能感受到父亲高大的身躯在我们眼前,我们始终都觉得父亲没有离开。

没有了父亲的感觉很糟糕,再也听不到被训导的声音。没有了依靠,没有了主心骨,没有了可以撒娇的臂弯。从此,父亲成了书面的称谓,再也不能相见。父亲所有的一切,都变成了永远的记忆,定格在了他离开人世的那个时刻。

